



章 骥 盛志强等 / 著

茅盾

二

华艺出版社

长篇传记文学

茅 盾 (二)

顾问：韦 韬

章 骥 盛志强 著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茅盾:长篇传记小说/章骥,盛志强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9.3

ISBN7-80142-159-0

I.茅... II.①章...②盛... III.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4620 号

茅 盾(一、二)

章 骥 盛志强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浙江省良渚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3.5 印张 320 千字

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

2004年8月第2版 2004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ISBN7-80142-159-0/I·105 (全二册)定价:59.60 元

神秘的新新疆

从哈密到迪化共四天路程,出了吐鲁番,最后一天翻越天山。一大早出发,公路就蜿蜒向上,车子越爬越高,正午时分,茅盾一家所乘那辆八个座位的旅行车,总算哼哼叽叽爬过了当时沟通南北疆的唯一通道达坂山口。下午全是下坡,一路顺风,不知不觉间,于四时许就到达迪化郊外二十公里处。

这时,前方尘烟起处,一前一后钻出两辆卡车,卡车上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卫队,在驾驶室的上面各架着一挺机关枪,黑洞洞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。卡车之间是两辆小卧车……

阿桑突然大叫起来:“强盗来了!强盗来了!”

副官忙告诉茅盾:督办来迎接了!茅盾心想:这排场是从哪里学来的?难道怕遭到暗算?……正想着,前面一辆卡车突然驶向公路右侧,后面一辆卡车则驶向公路左侧,形成了两翼,于是两辆小卧车就在两翼保护之下,驶到茅盾一行的前面。这时,前面一辆车内钻出一个军人,将校呢的军服,外面披了一件黑斗篷,中等身材,浓眉,方脸,留着口髭。后面一辆车,下来的是杜重远,穿着西装和大衣。杜重远向茅盾等介绍说:“这位就是盛督办。……”

盛世才大步笑迎:“茅盾先生,在下便是盛世才。欢迎!欢迎!”向茅盾伸出手去。

杜重远指指张仲实:“督办,这位是张仲实先生。”

盛世才向张仲实点点头。……

抵达迪化的第二天晚上,盛世才在督办公署设盛宴为茅盾和张仲实洗尘。

当盛世才和茅盾携手跨进宴会厅,已经就座的各厅厅长纷纷肃立目迎。

“茅盾先生,这些都是我的厅长,”盛世才挨次序介绍过去:“这位是我的财神菩萨、赵公元帅。”

茅盾不由一愣,定定地望着面前的毛泽民。

身穿西装的毛泽民含笑自我介绍:“敝姓周,单名彬,忝居财政厅厅长一职。”

茅盾立即伸出手去:“周厅长,幸会!幸会!”

一位身穿马褂长袍、头戴瓜皮帽,一脸烟色、瘦骨嶙峋的老头向茅盾抱拳拱手:“老朽邱宗睿,主管民政,还请茅先生多多指教。”

杜重远在茅盾耳边悄悄说:“这是督办的岳父。”

茅盾点头致意。

盛世才又继续介绍着负责公安的、司法的,以及民族问题顾问……

洞悉内情的知道,这三者都是盛世才的亲信,在寒暄时或者热情略嫌过份,或者皮笑肉不笑……

茅盾惊异地注视着——一位双腿自膝盖以下已经截去者……

盛世才介绍说:“他是延安方面特地给我派来的重要干部、教育厅厅长……”

“孟一鸣!”孟一鸣自报家门,声音哄亮,谈笑风生:“在大文豪面前,我这个教育厅厅长只能算个小学生喽!”

茅盾知道,孟一鸣真名徐梦秋,中共党员,不禁肃然起敬:“我是应新疆学院之聘,你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罗!”

宴会厅里,人们谈着笑着,碰杯畅饮。

酒过三巡，盛世才举杯站起，略一挥手，偌大一个宴会厅顿时鸦雀无声。

“诸位，茅盾先生的大名远播海外，在座不少人比我更熟悉他，了解他，敬仰他，我就不多介绍了。我需要强调的是，新疆并不象人们传说的那么新，这里还有旧文化，旧传统，旧思想，旧势力——甚至是十分隐蔽然而险恶的旧势力。所以任何人都不得掉以轻心，坐在安乐椅上睡大觉。”

茅盾发觉，邱宗睿和那几个亲信趾高气扬，十分得意，而少数民族干部则显得坐立不安……

“诸位，这次茅盾先生和张仲实先生除了任教新疆学院外，我还请他们出任新疆文化协会的正副委员长。”一阵掌声过后，盛世才接着说：“我相信，他们一定能为我们培养一批有用之材，使新疆在六大政策的照耀下，建设成一个令苏联，令延安方面，令我们自己都感到满意的新新疆。为茅盾先生和张仲实先生干杯！”

众人纷纷起立，举杯：“干杯！”

茅盾和张仲实连声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大家落座后，盛世才对茅盾说：“二位路上辛苦了，先休息三天……”

杜重远插嘴说：“沈先生，张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可不让你们休息，明天一早请驾临我的新疆学院。”

茅盾注意到：盛世才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……

在迪化，厅长一级的官员一般都乘马车。这天，茅盾和张仲实也是乘马车到新疆学院的，茅盾一下车马，愣了，眼前只有一个操场，几间平房，一间由学生兼管的小小图书室，没有实验室……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鼎鼎有名的新疆学院，竟如此简陋，其规模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初级师范。

杜重远忙不迭解释说：“这里太简陋了！只有一百二三十个学生，两个系，没有专职教员。”

茅盾不无幽默地：“如此说来，仲实和我真是数一数二的大教授罗！”

张仲实补充一句：“你是教育系主任，我是政治系主任。”

“你本行就是政治经济学，绝对称职；而文学与教育并非近亲，实为远邻，所以我便是冒牌主任喽！”

三人相顾哈哈大笑。

突然，鼓乐声大作，从那排平房里涌出几十个不同民族的学生，都用各自的不同语言叫着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还拉出一条大横幅：“热烈欢迎大文豪茅盾和张仲实先生。”

茅盾、张仲实热情地与同学们握手、问好。

茅盾问一个学生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一个青年代答：“他叫党固，学生会主席，是个组织者和煽动家。”

茅盾问另一青年：“那么你呢？”

还是那个青年代答：“乔国仁，文艺上的多面手，音乐、绘画、演戏都有一手。”

茅盾转对那青年：“你对周围的同学那么熟悉和了解，我敢肯定，你对文学必有兴趣。”

党固、乔国仁都拍手笑了：“先生好眼力！赵普林是我们新疆学院的笔杆子！”

茅盾与赵普林亲切握手……

三十来岁的阿巴索夫努力挤了进来：“茅盾先生，我叫阿巴索夫，维吾尔族，听说先生要到学院，特地从塔城赶来了。”

“沈先生，这位阿巴索夫可是维吾尔族的一颗星星。”杜重远热情介绍：“写过不少诗文，也创作过剧本，并且精通汉文和俄文哩！”

茅盾激动地：“我原来以为在少数民族中，文学是一片荒漠，没想到它埋藏着瑰宝！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

党固站在高处喊道：“现在请茅盾先生和张仲实先生给我们讲话！”

茅盾望着这一群生气勃勃的青年们，从心坎坎里感到高兴，说：“讲话早已开始了，当然，跟你们一起，话是讲不完的。”

同学们欢呼、雀跃，簇拥着茅盾等进了教室……

马车夫张德标吹着口哨东游西逛，听见从教室里传来的热烈掌声，急忙缩着头、贴着墙跟窃听……

茅盾当然压根不会想到，打从他一脚跨进新疆，盛世才的特工张德标，便乔装马车夫监视他的行踪……

现在，张德标和副官长卢毓麟来到督办办公室禀报。

卢毓麟一个立正：“报告督办，一切正常。”

盛世才皱起眉头：“什么叫一切？怎么个正常？”

“据属下观察，这一个月来，沈先生每天晚上在家里备课，白天就去学院讲学，与外界没有接触。”

盛世才“嗯”了一声，转对张德标：“你……”

张德标上前一步，鬼鬼祟祟地：“那些学生很喜欢沈先生讲课，课后还经常在一起聊天。”

“聊些什么？”

“听不清楚，反正谈得很热乎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盛世才打了个呵欠……

“对了！”张德标想起来：“塔城有一个叫阿巴索夫的，也经常到学院找沈先生。”

“阿巴索夫？……”

“说是写诗的，爱和沈先生谈民族问题。”

“谈些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混帐!”

“是!”

盛世才一挥手:“你们下去,把李佩珂给我叫来。”

副官长和张德标刚出门,早已候在门外的李佩珂一头钻了进来:“督办有什么吩咐?”

“我决定成立新疆文化协会,你去挂个副委员长兼秘书长。”

李佩珂为难地:“督办知道佩珂管着官药房,这种文化差使,我可对付不了。”

盛世才一瞪眼:“谁让你去对付文化了?”

奴才终于理解了主子的用意,连连说:“那我就当!我就兼!”

在一栋旧式二层楼房,新疆文化协会委员会办公室里,杜重远忿忿地一拍桌子:“乱弹琴!李佩珂对文化一窍不通,他怎么能给你们当助手?真是莫名其妙!”

张仲实问:“李佩珂何许人也?”

“官药房经理。苏联进口的药都要经过他的手,他已经肥得流油了!”

茅盾顺着自己的思路:“兴许盛世才是想让李佩珂用官药房的钱来补贴文化事业吧?”

“哪有这回事!”杜重远顿了一下,叹口气说:“盛世才虽然英明,但身边照样有不少小人,如李佩珂之流……”

茅盾追问一句:“既日流,那小人起码不是一两个罗?”

杜重远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:“我现在就给盛世才打电话,请他收回成命!”

茅盾和张仲实不及阻拦,杜重远已经冲出去了。

茅盾皱了一下眉头:“杜先生太冲了……”

张仲实说:“他把盛世才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,听说盛世

才对他也是言听计从的。”

茅盾只“嗯，嗯”，未置可否。

正说着，杜重远又一阵风似地刮回来了，兴冲冲地：“弄清楚了吧！弄清楚了！盛世才告诉我，李佩珂在官药房手脚不干净，但证据不足，所以先把他调到清水衙门吃点苦头！”

茅盾和张仲实都“哦”了一声。杜重远又说开了：“我知道沈先生很欣赏阿巴索夫，便向盛世才大力推荐，盛世才很爽快，当即拍板，同意把阿巴索夫调来给你当助手。”

“真的？”茅盾非常高兴，但似觉太顺利了点……

毫不夸张的说，阿巴索夫真是天底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助手！他勤奋、实干，没几天，茅盾的面前就摊着一页页已经翻译成维吾尔文的小学教科书，茅盾不禁啧啧称叹：“尽管我一个字也看不懂，单凭这样奇特的字体，便会激起我强烈的学习欲望！”

阿巴索夫坦直地说：“可我在翻译的时候，脑子里始终悬着一个大问号。”

“大问号？什么大问号？”

“我这么想，沈先生是一代文豪，怎么有那么大兴趣来编写小学教科书呢？……不过，答案我已经找到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你的答案？……”

“我们新疆有十四个民族，文盲的比例高得惊人。沈先生把自己的心血和希望寄托在新疆的未来——儿童身上，这才能使漠漠大荒变成美丽的绿洲！沈先生，阿巴索夫说的对吗？”

“我并没有想得那么多，那么深。”茅盾非常真诚坦率地说：“不过，你的话会鞭策我把最后一部分教科书编得更认真些的。”

阿巴索夫诚挚地：“谢谢你！我代表苦难深重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十多个少数民族谢谢你！”

“苦难深重”四个字使茅盾震动，他久久地凝视着这位维族

的青年诗人：“阿巴索夫，尽管你平日非常活跃、乐观，但我总感到，你内心潜藏着深深的忧患……”

茅盾一句“你内心潜藏着深深的忧患”，恰似利剑，劈开了禁锢阿巴索夫心灵的枷锁：“是的，我忧患！为我的民族忧患！为新疆的少数民族忧患！沈先生一定会说：这里不是在推行英明的六大政策吗？六大政策中不是有民族平等这一条吗？有人甚至可以举出例证，诸如你们有多少多少阿訇、毛拉和巴伊占据了多少多少政府要职和席位。但是，蒙着面纱的女人容易让人遐想她的美丽，而一旦揭去面纱，兴许你面前竟是一个麻脸婆甚至母夜叉哩！”

茅盾惊骇地瞪大眼睛，他猛然发现——

门外人影一闪，象是车夫张德标……

迪化的夏季并不热，但人们照样要去避暑。夏季入山避暑，宿蒙古包，饮新鲜马乳，是新疆摩登乐事。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“巴伊”们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，坐自家的大车，带着蒙古包，狗，把大群牲畜往深山的牧场里一赶，直到秋凉才归来。他们主要不是为了避暑，而是为了照看自己的财产（牲畜）。

迪化的达官贵人，每年入伏之后，也竞相携带家眷往远郊的沟里跑，也住进蒙古包，饮新鲜马奶子，却完全是为了避暑。

这年夏天，卢副长官也来问茅盾去不去避暑。茅盾真想去呼吸新鲜空气，体验游牧民族住蒙古包的情趣，但不想与盛手下那些“权贵”多打交道，违心说要赶着编教科书，婉言推辞了，全家只去白杨沟避暑地玩了一天。

傍晚，刚返回南梁大院，还不及进屋，一青年捎来孟一鸣口信，请茅盾速去教育厅。茅盾脸没擦一把，立即跳上马车，向张德标说了一句：教育厅。不到一袋烟工夫，马车就停在教育厅门口；茅盾对张德标说了句：“稍等片刻，我就出来。”便走进厅长

办公室。

孟一鸣坐在靠背椅上，有意放高声音：“大驾光临，恕我不能起身相迎了！”

茅盾悄声问：“一鸣同志，今天找我来，必有要事吧？”

“请注意，已经有人在背后讲你闲话了。”

茅盾不禁愕然。

“你是新官上任，热情高，到处去讲演，又写文章，又编剧本，可有的人却心里不舒服。”

“哦！”茅盾明白了，但很不以为然：“我所做的都属文化启蒙性质的工作，又没有涉及新疆的时政，究竟触犯了他们什么？！”

“因为你做的工作反衬出他们的无能。另外，盛世才要你担任《反帝战线》主编，你拒绝了，他心里肯定不痛快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有人从背后向你放冷箭是不足为奇的。你要小心。”

茅盾苦笑道：“想不到千里迢迢来到新疆，却要同这种小人斗法，实在犯不着。我以后就不讲演，二不写文章。”

“文章还是要写的，你是个大作家，一点不写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“那是气话。放心，我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们。”

孟一鸣特别叮嘱一句：“千万提醒杜重远！”

茅盾初到新疆，所以那么快就引起盛世才的猜忌，只是因为出了两件很小很小的事。

其一是盛世才有个弟弟，人称盛老五，盛世才的老婆有个弟弟，名叫邱毓熊，这两个家伙都不务正业，经常一起驾着两辆摩托车，招摇过市，沾花惹草，所以都荣获“花花太岁”的美称。说也凑巧，这一胖一瘦两个花花太岁都看中了茅盾的女儿亚男，有事无事想找亚男搭讪，亚男哪里看得中这两个草包，避之唯恐

不及。他们便一先一后打着“虚心好学”的幌子，软磨硬缠逼着茅盾当老师教授学问，还非要把教室开在茅盾住所。茅盾夫妇商量对策：一，两位花花太岁必须同时来听课，使他们互相监视对方；二，授课时德澶母女必外出，不给心怀鬼胎者以任何机会。这一着还真管用，后来该上课也不来上课了。杜重远听说这件事十分生气，当着盛世才的面批评了这两个混小子，盛世才虽然大骂老五不争气，但更恼火杜重远扫了他的面子。加上盛世才的老婆也看中了亚男，曾专门去拜访茅盾，拉关系，套近乎，指名要亚男做她弟弟的媳妇，被茅盾以年龄太小、亟须学习为理由婉言谢绝了。那督办夫人自以为是降格以求，没想到碰到一鼻子灰，恼羞成怒，除了告诉她老头子邱宗睿外，便在盛世才耳边吹枕边风，说茅盾如何恃才傲物，不可一世，俨然一名大作家，居然在压过、蔑视你这个大督办呢！盛世才自然气不打一处出，骂了一声酸秀才，但肚皮里算盘却打在杜重远身上，总觉得他大力举荐茅盾、张仲实和萨空了等内地人士到新疆，其中定有文章。

第二件小事发生在纪念“四月革命六周年庆祝大会”的庆典仪式上。盛世才为了显示威风，规定各厅厅长都必须骑马绕场一周。为了表示对茅盾的特殊恩宠，也让他享受厅长级待遇。茅盾有生第一次骑马“上阵”，庆典前虽然练习了好几次，但“临阵”那天，还是只好由张德标牵着马，自己提心吊胆地窝在马背上完成了这个庄严隆重的大检阅仪式。一回到家，孔德澶问起他对庆典的观感，他呵呵大笑道：“当时，我真怕从马上摔下来。除了两只马耳朵，什么都没看见。”这句话经过张德标的添油加醋灌到盛世才的尖耳朵里，再加上邱宗睿在一旁煽风点火，盛世才勃然大怒，看起来这个茅盾不光酸，只怕还有其他味道来！

遵孟一鸣所嘱，茅盾于次日就向杜重远敲了警钟。可杜重远死钻牛角尖，他认为外界传说盛世才多疑，爱猜忌，其实都是讹

传。他自信知盛世才者是自己杜重远，盛世才是既重才又重友情的……

茅盾提出疑问：“听说那些四月革命的策动者，后来一个个都被盛世才杀害了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杜重远认为历史上拥兵自重兴风作浪的例子多得很，盛世才出于稳定新疆政局的需要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茅盾又提出 1933 年的大阴谋案，听说被逮捕杀害的都是思想倾向进步的，有的是流落到新疆的原中共党员，也有苏联派来的原中共党员和联共党员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我就二清二楚了！盛世才是亲苏的，苏联当时正在肃清布哈林分子，而苏联派来的原中共党员和联共党员中，就有不少的托派。”

茅盾又追问一句：“但那次大肃清牵连两千多人，难道两千多人都是托派？”

杜重远承认，盛世才在杀伐决断上容易过火，但又说正是这次大肃清，政府的许多要职才由延安派来的中共党员——如周彬、孟一鸣他们填补了，也才有今天新疆的新局面。……

茅盾又提问：“你有没有想到，也许有一天盛世才也会拿延安派来的干部开刀？”

杜重远大声回答：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！没有苏联、没有中共，就没有盛世才的新新疆！如果他真那么做了，不仅是恩将仇报，简直就是‘自杀’！”

茅盾非常严肃地：“杜先生，在政治斗争方面，我们都很书生气，而你恐怕过于感情用事了！……”

杜重远十分自信地：“莫非沈先生担心盛世才会对我下毒手？那简直是天方夜谈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电话铃突然响了，杜重远接过电话，转对茅盾：“我说盛世才重才重义吧！他电话上说，因有要事请教，恭请大驾光临督办

公署!”

茅盾刚跨上公署石阶，值班员就恭敬行礼，笑着说：“督办正在恭候先生。”

茅盾踏上楼梯，只见盛世才笑容可掬地站在办公室门口。他礼贤下士，急趋前迎，深表歉意地：“沈先生，如果不是实在脱不出身，世才理当登门求教的。”

“督办太客气了，你统管全疆工作，自然比我们教书匠忙多了。不知督办召我来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接到一封电报。”盛世才把电报递给茅盾：“署名是赵丹，说他们有八九个人，想到新疆来。”

“赵丹？”茅盾思索了一下：“我的印象中，赵丹好象是个电影演员……哦，是个一般的演员。”

“他们愿意为建设新新疆服务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这充分说明：在督办领导下的新新疆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不过，坦率地说，我一向对电影和戏剧圈子里的人不敢恭维，这些文化人住惯了大城市，一旦换个新环境，开始也许新鲜几天，但很快会因为耐不住艰苦而情绪消沉……”

盛世才突然问：“杜重远和赵丹他们认识吗？”

“想来不会认识，否则，他们一定会先给杜院长打电报。”

盛世才点点头：“你分析得有道理。新新疆渴求人才，但必须象先生那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。好吧，请沈先生代拟一份电报，告诉他们这里条件很差，劝他们不必来了。”

……

茅盾一回到家，如此这般给德澶一说。孔德澶大惑不解地：“德鸿，你明明和赵丹关系亲密，怎么竟对盛世才说不认识赵丹呢？”

“我的三姑，如果我不编这个谎话，那么，我们反对好友来

疆，岂非泄露了对盛世才有戒心吗？”

孔德澶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……真没想到，一向忠厚老实的沈老夫子，现在也学会装神弄鬼了！”

茅盾苦笑道：“现在身边总跟了个车夫，环境使然也！如之奈何哟！”

孔德澶催促说：“别打哈哈了，快给赵丹回电，我担心，这个最容易感情冲动的赵丹，说不定已经离开重庆了！”

“我写，我写，马上就写，立即急电发出！”

第二天，杜重远了解情况后，不无惋惜地：“阿丹最风趣，最健谈，我巴不得他来新疆，你怎么反而要阻拦他呢？”

这时，很多学生背着行李熙熙攘攘涌入校门，还扛着一面大锦旗，上书“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”。

茅盾有难言之隐，他指着窗外：“同学们都整装待发了，也来不及细谈了，以后……”

杜重远抢过话头：“太遗憾了！我最欣赏阿丹的演技，扮谁象谁，维妙维肖，他到哪里，哪里准热闹！”

“你还嫌不热闹啊！率领两百多学生到伊犁旅行，只怕你一走，有人比你还要热闹呢！”

杜重远自负地：“这次伊犁之行，一面进行社会调查，一面宣传抗日，谁能在背后放屁？何况，盛世才完全赞同我的计划，又有谁敢道个不字？！”

“不过，我劝你要学诸葛亮……”茅盾再一次好心提醒。

“我知道你要我谨慎。”杜重远拍拍茅盾肩头：“老兄也不必太小心么！”

茅盾只有苦笑……

果然不出茅盾所料，杜重远率领同学前脚一走，公安厅长就向盛世才报告：“杜重远的旅行团已经出发了。沈雁冰还特地去送行，两个人在教室里密谈了很长时间……”

盛世才冷冷地点头。

没过几天，公安厅长又向盛世才报告：“杜重远的旅行团已经到了伊犁，伊犁行政长官姚雄郊迎十里，热情款待。……”

盛世才冷冷地点头……

盛世才的老丈人邱宗睿说话了：“世才，听说杜重远在伊犁和姚雄称兄道弟，打得火热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邱宗睿添油加醋地：“别人可能不识内情，杜重远完全应该清楚：当初就因为姚雄心怀不轨，你才夺了他的兵权的。”

“他当然知道。”

“既然知道，他杜重远为什么还要跟姚雄勾肩搭背？……唉，我真不知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批准了他的伊犁之行！”

盛世才冷冷地：“我想，我的意图你应该会知道的。”

经盛世才这么一点，邱宗睿才“呵、呵”半天，把他那冬瓜脑袋画了十几个大圆圈，连连说：“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！”

盛世才蓦地发出歇斯底里的狞笑……

与此同时，在南梁寓所，茅盾与孔德澶深深惦记着杜重远。

德澶说：“现在是八月初了，杜重远的旅行团已经在北疆活动个把月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”

“但愿他早一天回来早一天好……”

“你又担心了？”

“我有一种预感，一种不祥的预感……”

孔德澶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德鸿，你看谁来了？”——只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外，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把孟一鸣背在肩上……

茅盾夫妇急忙出屋相迎。

“孟厅长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……”

孟一鸣非常生气地：“大文豪不屑光顾小教育厅，只好我这